

宣

講

引

證

言卷八



幼丹沈葆楨題箋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2

8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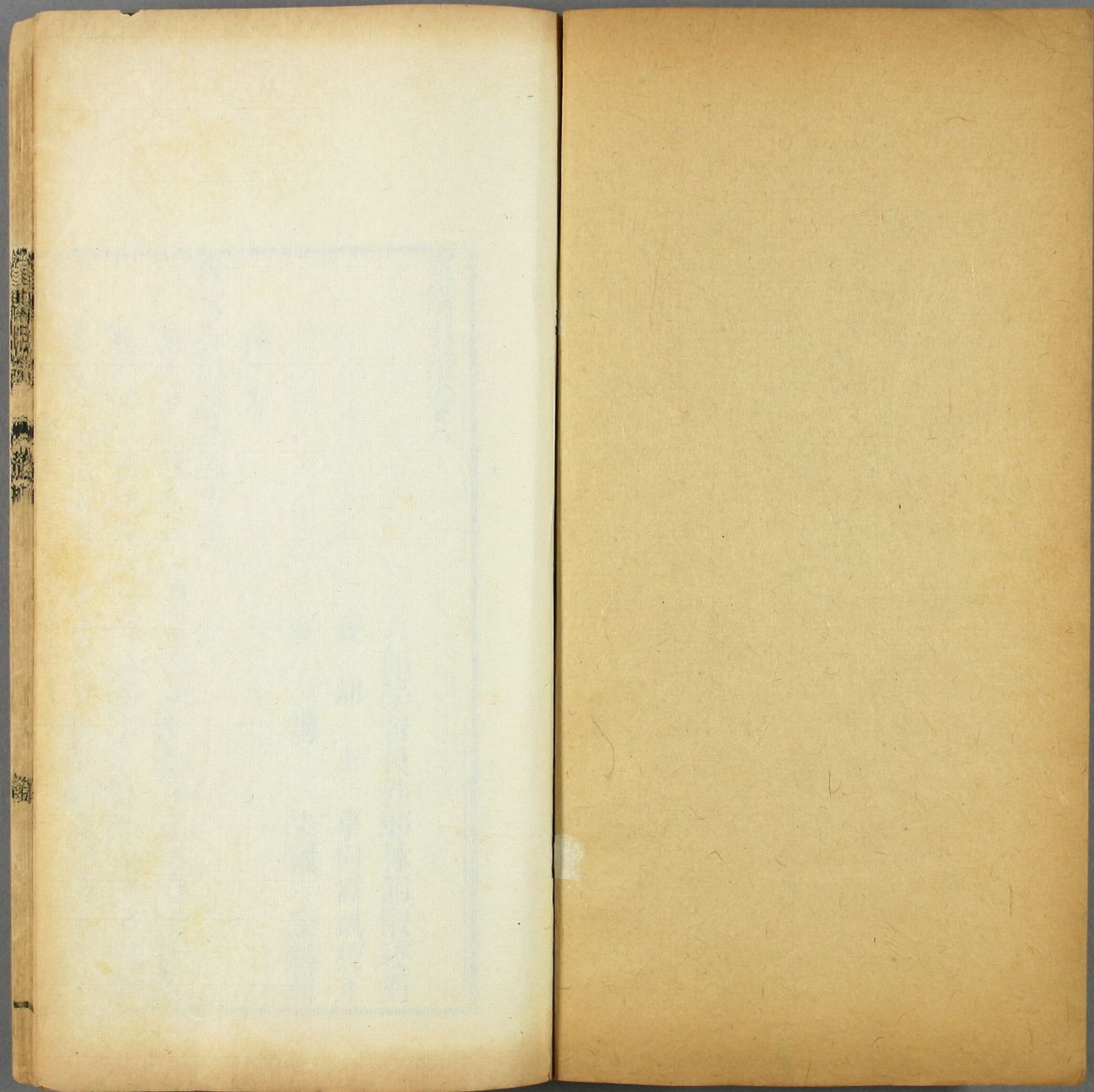
40

45

50

55

60



宣講引證卷八

六部學習員外郎林洄淑校對

兵部主事何嵩祺校正

宣講生戴奎編輯

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釋義

務猶向也。論語君子務本皇疏趨也。國語晉語注謂勸

勉之。荀子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注本始也。廣雅釋詁猶

舊也。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注業緒也。爾雅釋詁庶人

宣講引證卷八

F0142-(8)

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國語周語史記大小戮力本

業商君傳修而不改曰定書孔序疏民冥也論語鄭注

君之本也穀梁桓十四年傳古者有四民德能居位曰

士辟土殖穀曰農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通財粥貨

曰商公羊成元年傳注六情徧具在心未見為志禮記

疏志者心所念慮也孟子注易履大象曰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右錄金策颺言

會典查各該管地方有無業游手來歷不明之人即

釘回原籍仍查明犯事離籍情由擬罪同前

務本業以定民志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天生下你們這些人來一定都把你們箇

事業作你們本身切己養活家口的根本所以人裏頭

也有明白的也有糊塗的也有強幹的也有軟弱的雖

說不能一樣但是沒有一箇沒事業的既有事業便都

有應做的事一邊可以養活自家的身子一邊可以應

人世的用度從小兒學習好了到大就慣了便一時間

要改別的事業也改不來了這就是孟夫子所說的常

久的產業

聖祖仁皇帝所說的根本事業了。這箇根本的事業。最是要緊的。但凡秀才家。種田的。做匠人的。做生理的。并那當兵的名目。固雖不同。但是各人做各人的事業。各人盡各人的心力。無不相同的。身子要做事。心裏要拿定主意。事業能够。一定心裏就不胡思亂想了。古人書上說道。事業要好。只在志氣。

證宋桑維翰人醜形怪。身短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累舉進士。試官惡其姓與喪同音。不取。或勸改業。翰乃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

易。卒以進士及第。桑維翰傳節錄

事業要大。只在勤勞。

證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做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膝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紆。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為我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父母不以為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

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節錄戰國策

這事業原與自己的命脉相連的。你們不知道這事業與人的命脉相連。不肯務本。就生出許多病來。一種早眠晚起。懶惰慣的。一種東遊西蕩。頑耍慣的。一種愛穿喫講究慣的。一種好結交拉扯慣的。這種人有事業的。

就弄光了。沒事業的。更難過了。若再不肯改好來。自然是討飯喫的材料了。又有拋棄了事業。做那不正經的事。當作行業的。也有幾種幫嫖陪賭的。叫做蔑片。合藥打譜的。叫做朋友。代人出頭。幫人打架的。叫做光棍。不是弄壞人家的事業。就是謀占人家的事業。眼前的銀錢。雖說來的容易。到後來。總逃不脫是箇坐監牢的犯人。

引天道好還。難得者亦難失。易得者亦易失。刻薄成家。非豪迫威取。卽攘奪刻剝。喪理昧良。自問都不能過。

其能長久乎。當其金玉坐擁。方謂可以坐守數傳。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或被強劫。或被火災。倏忽而來。俄頃而盡。此中消息微矣。不數年之間而富。不數年之間而貧。人亦何樂爲此哉。若爲善致富。何至傾亡如是之速也。朱子家訓增註

所以士農工商。須要各專事業。就沒有這些事了。但是士農工商。都沒常性。到得做久了。又都厭煩起來。看見人家比我賺的錢多。一時眼熱起來。賣了祖宗的舊基。捨了自家的行業。換箇新鮮樣子。做那外行事情。或聽

信別人引誘。或自嫌運氣不好。一時沒了主意。半路上拋棄了本業。不該做的要去做。不該想的要去想。真是不安本分。妄想橫財。哩。

引無所作爲者。天下廢人也。其病曰懶。姚端恪所謂不自知其不勤者豕也。作爲無益者。天下妄人也。其病曰邪。姚端恪所謂終日勤而實非勤者猿也。其事不可枚舉。在人忖量而自擇之。有用光陰。何忍浪擲。有限精神。何堪悞用乎。太倉陳確菴先生。順德年間。於某氏園講論語首章。數陳愷切。聽者悚然。講將畢。撫

案歎曰。諸兄要曉得今日習氣。件件與這章書相反。第一鬪脾與時習相反。第二釀金結社。與朋友相反。第三鑽刺走門路。與不愠相反。快哉言乎。于鐵樵語

到後來空費了日日夜夜。多少心機。依舊無常久的耐性。做這樣不是做那樣。又不是。一年一年。越沒有頭緒了。心思越亂。事業越壞了。豈不可惜。卻不曉得人生的事業。不論那一件。都可以發跡的人。若懶惰。便好事業也壞了。人若勤謹。便不好事業也。好起來了。只要主意拿的穩。盡心竭力的去做。到老再不休歇。這方是務本。

業哩

引分所當得者。謂之分內之財。此外皆非分也。分內者。雖千鍾之奉。不以為泰。分外者。即一介之微。不敢自安。苟或貪之。營情分外。心勞形役。鮮有能得之者。即使能得。親戚薄之。朋友鄙之。徒敗品行。何樂此為。朱子家訓增註

萬歲爺只願你們家業興隆。不忍你們家業破敗。你們着實都要爭氣呀。讀書的呢。須要小心謹慎。行好事。學好人。終年終日的讀聖賢的書。講禮讓的事。不要慮着功名。

中也讀不中也讀。古人曾說越讀越不中。我其如命何。越不中越讀。命其如我何。這樣的盡心務本。在家裏做秀才。是有品學的秀才。出來做官。就有才幹的官府了。證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樛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朱子小學做農夫的。也不必愁着水荒旱荒。有收也種。無收也種。古語說得好。種田不着。只一年窮。又說道。守得荒年有熟年。總之。春天下種。秋天收割。不可錯過了時候。要惜

米穀省儉衣穿。不可浪費了用度。早早的預備着荒年。趕緊的完了錢糧。歸了租息。把田邊的空地。都全種了。沒有一塊賸下的。家裏的人。都要出力。不許有一箇閑着的。這纔是全了你們種田的本業哩。做工匠的。要按着四時節氣。收拾下一切料作。一早一晚的習學。不要離了作場。不論新的舊的。大的小的。總要做得結實精緻。不可單薄麤糙。這是工匠們的務本業了。做生意的。將本求利。都是賤買貴賣。但有了主顧。須要公道待他。不可欺哄人。謊騙人。利錢多也做。利錢少也做。俗語說

得好見快莫趕。又說十日灘頭坐。一日走九州。這是買賣人的務本業了。至於你們當兵的。在行伍中。就是你們的事業。跑馬射箭。操演都要精鍊。隊伍陣圖。演習必須純熟。叫你們屯田。就着實的開墾。叫你們守汛。就着實的防察。叫你們在邊上。就着實把守險要的地方。叫你們在海上。就着實講究風波的好歹。這就全了你們的本業了。除此之外。又有一種窮民。沒田可耕。沒本錢做買賣。不會諸般手藝。少不得傭工度日。背負肩挑。只要老實勤謹。也得衣食無虧。俗語說天不生無祿之人。

又說野鶴無糧。天地寬。難道不算安本分的麼。

引古來守分者。未有不安命。安命者。未有不守分。奈世人貪得無厭。當處貧賤苦境時。慕富貴之境。以為至樂。及到樂境。則習為固然。沈溺顛倒。久之。又成苦境矣。苦樂相尋。在在皆然。無他不守分也。不安命也。諺曰。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腳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焉。

朱子家訓增註

不但男子漢。就是婦女們。也有本業。績麻紡線。捺繡上

綳。織出綢綿布疋。也換得米穀銀錢。做些針線女工。也

證

幫得家常用度。女人務了本業。就不胡思亂想了。

何寅士中丞太夫人。性慈善。而勤儉。中丞任閩鹽道時。太夫人年六十餘。精神康健。服役僅一小婢。一老嫗。喜與人話家常。大約皆戚黨中。父慈子孝。庭幃聚順。康樂和諧。可師可法。佳話。從不作雌黃輕薄語。幕中有眷屬者。三四月必往還一次。和藹可親。毫無驕貴之色。平時恆衣布。且親自浣濯。或勸其節勞。笑答曰。在家常紡績。若食飽無事。四肢不運動。易生疾。余

本寒素家風。探勞習慣。不以此為苦。且彼婢媪亦各有所事。不稍予以暇。稍代其勞。則衣敝履穿。將何時補綴耶。聞者咸太息嗜茗。几設一瓦甌。躬自起斟。曰如此方有味耳。嗔署廳事最宏。廠紫荊一樹。花時爛漫滿庭。時且久。中丞扶持出觀。笑語歡恬。過諸幕眷。小語一刻而去。睥然和氣。有他人所不及者。梁恭辰勸戒六錄

你看世人的。不論男女。若是不肯安分守己。一味的偷閑好耍。貪喫貪穿。便做出許多無禮無法的事來。古

人說得好。逸則思淫。人到安逸慣了。心裏就往邪路上想了。

引女色一事。偶然遭逢。邪緣即起。機淺者形之於口。機深者存之於心。力懦者寄之於思。力强者見之於事。試喻言之。今人見利刃。必戒小兒勿近。見爭鬪。必戒同儕勿入。為其能傷害人也。若窺人婦女。而受人毆淫。人妻女。而被人殺。則切近更現於利刃爭鬪。人每恬然入之。是何異以利刃為可戲。以爭鬪為可樂也。閑邪錄

少年欲竇。何所不至。譬如口腹愈嗜。味縱愈狂。力自斂。筋則益淡。將去矣。又有邪說以鼓其欲。曰好色非慧。男子不能。吁。疆疆之鵠。綏綏之狐。彼非慧性哉。任我之欲而無禮。則禽獸何殊焉。顏光衷語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淫人者不獨亂夫婦一倫。并亂人父子兄弟。五倫已亡其三。神誅鬼責。能或遁乎。痛心集

戒淫六則

處女 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

配者必擇門楣。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非小。乃或乘其無知。多方引誘。百計勾通。恣我片刻之歡。損彼終身之操。門風見敗。父母忍妬含羞。閭巷傳揚。親族怒聞。愧聽于歸之日。致其翁姑鄙薄。丈夫捐棄。縱使臨婚混過。隱微常覺羞慚。即能後日成家。大節終歸虧損。苟遇曾經知識。不禁兩下赧顏。便令貞守一生。已是早年被污。豈不於女可恨可惜。於男罪大惡極也哉。

寡婦 夫倡婦隨。誰不欲百年偕老。其如良緣易斷

宣講引證
卷八
七
壽數難齊。凡有先妻而逝者。莫不涕泣叮嚀。慘傷決別。欲其爲我守節。不墮門風。以相見於地下。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昌大其子孫。朝廷必表揚其名節。最宜哀敬。而而保護之也。蓋以丈夫之拋家剩產。賴其支持。背女遺孤。依其撫立。翁姑若在。復兼子道之承歡。親戚雖違。亦有世情之交往。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至若貧窮莫告。能持不二之心。獨守從一之志。孀居之處境雖別。而苦節更覺可憐。或貪其姿色。計而誘之。勢以逼之。間有把持不定。悞

入惡緣者。遂使冰霜之操。敗於俄頃。生死之盟。逾於片刻。不獨生者含羞陽世。卽死者亦痛恨九泉也。反觀設想。甯不寒心。凡遇孤寡無依。更宜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旌表立坊。毫無遺憾。則樹德愈厚矣。婢女。凡生女子。誰不願長成嬌好。嫁配得所。祇以饑寒貧苦所逼。或欲償債。以免追呼。或欲輸官。以寬敲朴。無門借貸。挖肉醫瘡。萬不得已。將女賣與人家。入門之際。大都童稚之年。思念父母。日夜號啼。畏主嗔。暗中飲泣。及其長成。苟醜陋麤蠢。此其幸也。倘

稍有姿色。家主窺其嬌好。主母妬其妖嬈。乃致毀其容顏。垢其衣服。晨當洒掃。則望曙而先興。夜尙趨承。每背燈而獨立。笑啼不敢進退。俱難爲主人者。更宜曲體下情。憐其淪落。及時配偶。莫大陰功。倘視爲几上之肉。恣意欺凌。或強之於情。實未開之先。或逼之於及笄。當嫁之際。兼受主母箠楚。同輩譏誚。不使適人。久遭幽閉。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並爲垂戒者也。

乳媪 富貴之家。生育兒女。必僱乳媪。又必擇其少

艾者僱之。蓋欲其多乳以哺養也。而主人之奸邪者。見之卽萌獸心矣。獨不思彼爲饑寒所迫。離其骨肉。而撫我嬰孩。竭力三年。鞠育倍勞於嫡母。孤燈午夜。淒涼更甚於孀居。其夫鰥守空廬。時憂失節。困於窮苦。祇自懷慚。清宵魂夢。莫不兩地情牽。而受人衣食。焉能望其團聚。他人之兒女。神采日增。自己之孩。提存亡未卜。傷心若是。情已堪憐。倍其乳價。未足言酬。而反欲淫污其軀。於心何忍。卽婦人之性。或爲富勢所移。而主人當持正念以卻之。勿犯淫邪。尤宜厚其

賞賚。間或遣歸。使之暫聚。陰隲莫大。子孫必昌。
僕婦。家人爲義男。僕妻爲義婦。古來義僕報主。每
多奇蹟。由主人有恩義以感之也。乃好色之徒。欲用
家人。先窺妻色。既役其力。復壞其身。且有母女並遭
污辱。姑媳盡無完節者。獨不思名分雖懸。夫妻則一。
貴賤有別。失節何殊。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
良心報我。且我自壞家法。彼必上千名分。至以骨肉
胞胎。淪爲下賤。豈不可羞。甚有殺盜橫生。變興肘腋。
豈不可懼。有臧獲者。當三復斯言。

妓女。天下淫蕩之婦。莫過於妓女。彼失身墮於孽
網。始而痛恨含羞。習久視爲行業。初心殆泯滅矣。淫
之者於彼無損。而君子守身執玉之重。行止有虧。况
彼狐媚千般。惑人最易。有傾家蕩產者。有染病中毒
者。歌臺舞榭。盡爲劫命之鄉。楚館秦樓。皆是埋金之
窟。况往來於娼妓者。父母棄之。妻子恨之。親友疎之。
乃迷於花柳之場。而自絕於倫常之外。深所不取也。

節錄平旦鐘
聲戒淫六則

杜邪六則

閨範 婦女不妖豔裝束。堂中不聞婦女聲。不看檯戲。不窺門。女衣不晒外庭。僕不入閨。婢不入市。三姑六婆不入門。

家教 不藏淫邪書畫。男子十歲後不親婢。行路教以正規。不延無行之師。常諭以福善禍淫。女生七歲後不出中門。姻親宜擇善良。不許聽唱淫辭。

安分 年老勿娶幼妾。已有妾勿多娶。家有悍妻。勿娶。多方求子不效。勿輕娶。自身顯達。妻妾在家。勿另娶。勿以婢為妾。中年喪妻無子者再娶。有子者娶妾。

御下 婦不在家。婢女不入臥室。不蓄俊麗虛花。僮僕婢僕。不合同處。奴婢及時婚配。新婚不遠。遣父母備價來贖。速還其券。少年僕婦。遠邀女親。令其夫同往。

出外 道旁不熟視婦女。不宿孀婦家。寓中有婦女勾引。宜遷他處。訪友不默窺內室。撰淫書談閨闈者不友。居官疏請毀滅淫書。增修節婦傳。禁導淫墮胎藥術。禁婦女入廟燒香。多年守寡。及良家婦。勿輕斷其失節。勿輕入寡婦姦情。嚴禁差役。不得姦犯婦。

女。好德書齋錄

少年三五成羣。專事輕薄。逢素女於簾中。值青娥於陌下。流連注盼。輾轉凝眸。未有苟且之事。先成意想之淫。至於淺步低聲。窺人內室。借親朋之閨閣。供夢寐之淫污。事之不仁。莫過於此。此非禮勿視一語。所以爲萬世法也。與善堂集

守節嫠婦。最宜矜恤。使之節操無虧。昔有嫠婦行曰。春風吹。賤滿郊。綠黃鳥雙飛。更雙宿。日照金門移碧紗。嫠婦對鏡吞聲哭。膏沐閒廢不爲容。欲畫蛾眉心

似木泣罷還來撫嬰兒。嬰兒姣啼眼中矚。自憐身孤形影單。苦樂卻向何人告。空房夜入燈青熒。翡翠衾寒魂魄驚。月上簾幃情悄悄。蛩吟階砌窓冥冥。雙眸含愁抱離怨。欲眠不眠思轉生。當年君恩同掌上。一隔幽明無跡形。昨夜慙慙夢中見。猶責兒夫離別輕。執手嗚呼言未畢。喚回卻恨鄰雞聲。自持門戶守弱嗣。門外人人皆虎視。百端欺凌不敢言。掩面淚落無依倚。向前向後常小心。事至求人低聲齒。受盡萬苦及千辛。神氣慙慙生趣死。天下阿誰無惻隱。見此傷

心應頹泚。詠此而不酸鼻者。必非人情。尙敢欺侮。設誘敗其操守乎。後婦行

勸言六則

士子富於才華。筆耕謀利。能纂一編。忠孝節義事實。慷慨淋漓。有聲有色。亦足價重雞林。未始非利藪也。何苦無中生有。造此豔辭。成人之惡。戒之戒之。梓人。工梨棗者。自食其力。刊聖賢經傳。卽爲功。刊淫詞豔曲。卽爲過。奉勸淫豔書傳。誓不受梓。則淫書不絕而自絕。技也而進乎道矣。子孫必然讀書識字。

昌大明閭也

書肆 開設書林。原以取利。試思何書不獲利。何必藉此壞人心。敗風俗等書。以覓蠅頭計。亦左矣。萬懇絕此淫書。概不發刻。并不收兌。所謂積陰功於冥冥。獲福利於昭昭也。

書賈 五車汗牛。間關道路。大率聖賢典冊居多。若雜貯淫書。穢褻經籍。必遭天譴。盍思關河險阻。千里覓利。不祈神佑。反干天怒。竊爲諸君危之。

儒家 閱閱舊家。藏書充棟。若將淫書。一概什襲。流

傳後代。能保子孫不寓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為祖為父者。教之為不肖為禽獸也。亟宜檢出。盡付祖龍。方稱為詩禮之家。

畫家 世間惡事。未有過於畫春宮者。將使天下識字不識字之人。一概心醉神馳。同入禽獸之地。豈非惡極。吾見擅此技之人。鮮不斬然無後者。以其畫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門。即絕嗣不足償其罪也。抑鮮不妻女淫亂者。以其朝夕見聞。無非淫狀。即有貞烈之性。亦化為邪也。且鮮不早年歿死者。

以其執筆摹擬。淫心搖蕩。督任潛開。真精浮散。易病而易殂也。嗚呼慘矣。夫百工技藝。何事不可為。而乃為此山水花鳥。何物不可畫。此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孽愈重。而報愈酷矣。平旦鐘聲

萬惡淫為首。死路不宜走。天配男女緣。問君可亂否。他女貌雖華。難把良心負。譬如己閨中。那肯為人有。淫邪易播聞。一口傳眾口。夫家母族人。心痛尖刀剖。名節關一生。損傷同破缶。秉禮待嬌幃。保他冰雪守。婢僕近身旁。使令無可苟。每見天降殃。報此偏加厚。

好色多殺身。好色多短壽。好色多壞名。好色多斬後。
淫言種禍胎。淫書揮毒手。福祿命雖多。消除十去九。
苦口說與君。洗心斷情誘。恐懼愛吾身。做箇長年叟。
遷善日更新。榮華從此受。尤勸了悟人。善念須持久。
詳列戒淫條。廣爲世人囑。補箴歌

證

宋相當國東閣十餘客。各居一齋。陳淳祖爲人端謹。
內人多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匿陳床下。
欲并中二人也。相入齋見鞋。知爲某姬物。心疑焉。齋
後有曲徑可通內。相夜驅此姬。由徑至齋後。使叩門。

百般挑誘。陳不答。繼以大怒。卽欲申報平章。相知其
無他。勘問諸姬。得其情。罪爭寵者。由是極契。陳命知
南安軍。平旦鐘聲

餘姚謝遷少館於昆陵。其家有女。乘父母出。奔謝。謝
問故。女笑持謝衣。謝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
之。終身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面目。遂拂衣拒之。
女感其言。灑淚而去。後中成化乙未狀元。拜相。子復
官至侍郎。平旦鐘聲

莆田林某會試北上。道經吳江。泊舟高樓下。夜半樓

宣講引證 卷八
中火起。一露身少婦。從樓窗躍出。墜林船。林見其寒。解狐裘令自擁之。謂曰。爾少婦。我孤客。舟中不便久留。乃載往彼岸。送至僻處。揚帆竟去。是科成進士。偕一吳江同年謁房師。房師詰林曰。初閱賢契卷。棄之旋夢至公堂。見關夫子批卷面云。裸形婦。狐裘裹秉燭達旦。爾與我晨起。見此卷已在案上矣。子必有大陰德。可告我。林述前事。吳江同年忽下拜曰。墜樓人我妻也。是夜我他出樓。下一婢一嫗。俱爲灰燼。度樓上亦不免。平明踪跡得之。見狐裘燦然。疑有私。斥歸。

母家不意年兄活其命。又全其節。房師嘖嘖歎異。并命同年生亟歸。合破鏡焉。林後官至侍郎。子孫累世登第。平旦鐘聲

太倉陸容美。丰儀。天順間應試南京。館人女善吹簫。夜奔陸寢。陸辭以疾。與期後夜。及女退。遂賦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明日托故而去。是秋中式。年二十四成進士。官至參政。平旦鐘聲

福建張文啟。同周某避寇山穴。穴中先有美女在焉。

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毋去。去必遇寇。吾輩誠謹人。亦避寇來此。決不敢犯。中夜周欲逼污。張力止之。及旦。張拉周出山。意在挽周以出。使此女安處也。已聞寇退。遂使村老送歸。未幾有黃姓納張為婿。及合。番觀之。貌極美。即前避難女也。後生二子。登第。平日鐘聲引諸惡孽中。惟淫孽為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如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此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

惡首也。不思月下花間。為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即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生平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之榮華盡喪。大則虧體危親。鄉閭共忿。小則辱身賤行。流俗堪嗟。甚至敗露觸兇。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無異挾白刃而剗人三世之腹。

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顧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爲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視人妻如己妻之惡人犯。視人女如己女之惡人汚。此爲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狼忍而已矣。要其得力。則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先。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

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蹈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場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縱情莫返。自取貫盈。誠始迷而終悔。卽災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斯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御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可

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陣迴頭之良藥。非所謂
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袁了凡先生戒淫說

證

王華館一富家。主人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奔王。王不
納。妾曰。此主人意。出帖示曰。欲乞人間種。王書其後。
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歸。後主人修醮。道士
拜章久不起。尊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故遲
問記名否。曰。未見名。見馬前綵旗上有聯云。欲乞人
間種。恐驚天上神。明年辛丑。王果狀元及第。生陽明
先生伯爵世襲。平旦鐘聲

河南張雄略初婚之夕。新人痛哭不休。詰之。婦曰。我
幼時許字施某。後厭其貧。逼令退婚。重嫁於君耳。張
曰。事已至此。奈何。婦曰。有死而已。曰。不可。施某乃我
好友。吾當為汝合之。毋輕生也。遂竟夜別寢。明晨告
於父。遣人馳召施某。借以一室。合諧花燭。所有粧奩
悉以歸施。使原媒謂其父曰。女本字施生。今歸於施
已成婚矣。若不許。便當控理。父畏不敢言。是年張入
泮。即連捷。官至宮詹。後施亦中式。生女歸張。以孝敬
聞。平旦鐘聲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見一女子過樓墮水，救之。命其妻烘其衫履。日暮，妻伴之宿。自宿館中。次日送還家。女之舅姑聞而議退婚。程亟諭之曰：「汝媳到我家，我令內子伴之。汝娶婦便知，勿使女負不白冤也。夫家素重其人，因娶之。嗣後夫死子幼，母教之讀書，燈下泣謂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恩也。』」詳語之故。其子弱冠登科入禮闈，七藝稱意，忽大哭。程在同號，問之，知卷污壞，程閱而歎惜曰：「何不借我若中式，必厚酬。」少年許之。程遂中進士，入翰林。少年詣程，問其陰

隲若何。程自反無之。良久乃言救女事。少年伏地泣曰：「先生乃吾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以母燈前語告之。自是世為婚姻。平旦鐘聲

曹穉韜與鄰婦私，其夫欲殺之。束裝詭言遠出，婦喜訂曹。是日諸友約會課詣曹，曹辭焉。友知其故，強之往。僉曰：「今日會文，照科場規式。至夜不醉無歸，不如約者罰并鍵戶，不得擅出入。」曹窘草率完篇，欲先歸。諸友曰：「有約在，歸何急也？」及夜曹不飲，友強之。曹大醉，友送之歸，已不能赴約矣。鄰婦候曹久倚門而望。

有無賴子疑而挑之婦納焉其夫潛伏窺見斧殺之并殺婦曹聞其事要諸友爲證盟之神明誓爲善補過不復涉邪後數年成進士官御史

平旦鐘聲

太倉州吏顧佐嘗以官事至城外賣餅江家時江被讎誣盜下獄顧知其冤訴之官得釋江夫婦攜其女甚美至顧家曰貧無以報願將此女酬德顧固卻之後顧滿考赴京撥韓侍郎衙門辦事一日顧以事至侍郎私寓值侍郎他出顧坐堂楹候之其夫人偶出急趨避夫人一見令召之惶恐跪階下夫人曰起

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愕然夫人曰我賣餅女也鬻於商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每恨無由報德侍郎歸夫人語之曰仁人也竟疏上其事乃除禮部主事

平旦鐘聲

引禍從口出中菁之言不可道也古之人拒奔女而不信一聞閨中醜事不問親疎不審虛實轉相告語以播新聞致人夫棄其妻父斥其女甚或此婦無顏投繯自盡噫談者津津而生者含羞死者遺臭鬼而有

知不來索命乎。即使事果真確。在此女不足惜。而其夫其父母其翁姑其兄弟姊妹其祖宗子孫孰無體面。與我何讎。而必出其醜乎。語云。有一言上干天地之和。有一言折盡平生之福。切須檢點。又云。好談淫亂者。必有奇禍。必有奇窮。慎之慎之。不可不錄。這種人心本不定。又無志向。忘記了自家的本來面目。只羨慕別人的受用。漸漸的妄作胡為。勢必至於姦盜詐偽。無所不至。

引古詩云。誰不愛多財。無奈屬人有。誰不愛多產。無奈

屬人守人家。豐足積福來。如何弄心謀在手。橫要橫霸勢難行。姑用好言作好友。故意放債將伊吞。故意假借將伊負。故意勾之貪賭博。故意引之迷花酒。若輩狡謀各不同。諸如此類十八九。請君清夜自思量。虧心致富焉能久。帝鑒懷嗔發有時。後來惡報先知否。敬信錄。

干犯王法。罪在不赦。豈不可憐嗎。

引謹錄。王中丞勸匪徒自新。六言韻語。

竊賊半為饑寒。或被奸徒勾引。其罪雖有應得。

其情尙屬可憫。不意閩省匪徒。恃其心凶力
猛。往往持械行強。不怕身遭白刃。更有無賴
奸民。先自湊錢做本。或稱沿海捕魚。私駕漁
舟出境。遇有來往商船。膽敢劫財害命。或開
花會誘人。盤踞深山僻徑。藉端謀取人財。貽
害地方尤甚。又有一種愚頑。終歲長齋惟謹。
名爲茹素邀福。實圖一呼響應。凡此種種非爲
均屬大干例禁。一經訪查告發。勢難保全首
領。憐爾好好人身。何苦自投陷穽。爲此特行

示諭。各宜悔悟自警。速卽痛改前非。毋再昏
迷不醒。四勸永諭節錄

你們想想世界上。沒有容易做成的事業。也沒有做不
成的事業。只要人耐心的守。守的住。再沒有不成家立
業的。古人說得好。若要功夫深。鐵鑿磨作針。若要心腸
堅。鑿山通海泉。你想一箇鐵鑿子。把來磨成一根針。一
座山。要鑿的通了海。這豈不是難事也。只要功夫深。心
腸堅。竟做得成呢。何況人去做事業。心腸堅了。功夫深
了。還有成不起事來的嗎。人第一要安命知道。命是一

證 定的心裏就安靜了許多。

皖之望江縣濱大江地衝而瘠。凡宰是邑。賠累辛勞。無一年者。嘉慶初年。黔中截取舉人桑明府。金榜選得此邑。父子二人。襤被出都。在路自策蹇驢子荷擔。相從布袍革履。不知其為宰官也。抵皖後。先赴藩垣。稟到繳憑。其子於小祿中。出畫布蟒衣補服。為父衣之。門役輩方知為邑宰。少頃晉謁方伯。見其樸陋之狀。不數語令出。次日方伯語中丞。望江衝地。差務繁多。新選桑合。恐不勝任。不若改官司鐸。正所以成全。

之也。中丞固讀書世家。以貧寒出身者。曰余正喜其。悃幅無華。且令到任果不相宜。改未晚也。於是遂蒞任。延友二人。一司刑錢。一司書啟。征號等席僕從祇四五人。因揣其不能久。故願往者甚少。合署不過十數人而已。錢漕本書吏。包征解。歷任皆另派家人管理。明府獨不派。曰何必多此一番周折。羨餘若干。書吏親自交進。各書喜無家人剝削。應交之數。反不相欺。明府自立一簿。將逐日出入實數。一一登載。每日自辰至戌。就公案披覽案牘。遇有訟小事。則宛轉開

導勸令和息命案則輕車減從。即日詣驗立拏兇犯。審訊斷結。毫不拖累。頗覺政簡刑清。大吏過境。則父子躬至驛舍。親爲伺應。皆身服布素。往來奔馳。大吏見其克勵如此。又聞其操守廉潔。不無格外體諒。雖供帳不備。車馬不敷。反戒諭從者。一切將就。不得滋擾好官。故大小差務較他人節省甚多。居瘠地而能免虧累。實從來所未有。在任三年。不求調劑。不言瘠苦。上臺將保舉調繁。明府力辭曰。予以寒士一行作吏。於今三年。幸免隕越。今筋力漸衰。祇堪向田園中。

尊討生活。庶幾還我窮秀才面目。余家本少康三年薄宦。少有所得。黔中尙儉好度日也。遽引疾而歸。若明府者。亦可謂知足知止。急流勇退。善刃而藏者矣。以視戀位殉財者。奚啻霄壤。梁恭辰勸戒六錄從此去做事。不可做做這箇。又做做那個。不可懶怠不去做。只要勤勤謹謹的。萬不可圖自在快活。只是守拙安分。甯可人嫌我村野。不可欣羨人家的繁華。引品至賤而行至辱者。莫甚於諂。彼其所以諂者。亦欲易貧賤爲富貴耳。不知富貴不在經營之巧。弋取之

工而在積累之長。德澤之厚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盡心勤業。安知不可幾於富貴之地。何以詔爲。且我詔於人。人將因而侮我。我亦何樂而爲之哉。貴賤分定。得失數存。豈因我之詔。易我之命。無是理也。徒敗品行耳。朱家訓增註

證魏管甯字幼安。與華歆。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號爲一龍。甯與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甯揮鋤不顧。歆拾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甯讀書如故。歆出而視之。甯遂割席分坐。謂曰。子非吾友也。絕之。

魏志

讀書的只管讀書。種田的只管種田。做工匠的只管做工匠。做生理的只管做生理。當兵的只管當兵。各人做各人的事。各人盡各人的職。上邊接續你們的祖宗。下邊傳留與你們的子孫。大家快樂。同享太平之福。便是聖祖仁皇帝這一番教訓的盛心也。遂了。萬歲爺盼望你們的盛心也。慰了。難道還不好嗎。

皇清

卷八

五



